

尺素風雅

近世文人書札

管繼平 著

乖姑！小刺帽！

在滬寧火車上，偶得了一個坐位，渡江上了平浦通車，也
另安定着一張臥牀。這就好了。喫這一回車的夜晚，十一點睡覺，從
此一直睡到第二天十二點鐘，醒來時，不但已出江蘇境，並且進入了
安徽界蚌埠，到山東雲了。不知這刺帽了似的大帽，我怕她自覺少
陳冷，不能這樣。

車上和渡江的船上，遇見許多熟人，以為彷彿的姓字，舊時山的朋友，
未及社的一夥，還有幾個同人，說是我的學生，但我不識他們了。即如，
我的劉北平，昨今兩日，必已為許多人可知道。

今天午間到蒙門站，一切大抵如舊，因為正值新華山音市，可以倒並
不冷靜。正大風，飽餐了三年未喫的灰塵。下午第一電，我熱得快，則
十七日下午，丁達上馬了。

尺素風雅

近世文人書札

管繼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尺素风雅：近世文人书札 / 管继平著. --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340-6946-8

I. ①尺… II. ①管… III. ①汉字—书法评论—中国—近现代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7049号

尺素风雅：近世文人书札

管继平 著

策划编辑 屈笃仕
责任编辑 霍西胜
文字编辑 张金辉
整体设计 傅笛扬
责任校对 余雅汝
责任印制 陈柏荣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网 址 <http://mss.zjcb.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0.75

书 号 ISBN 978-7-5340-6946-8

定 价 78.00元

如发现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尺素中自有风雅

管继平

书信尺牍，自古就是书法传承的最佳载体，如二王的《平安帖》《丧乱帖》《中秋帖》等，不都是千秋传世的法书经典么？而流传在民间的一些古代书札，虽断缣尺楮，即便真伪尚存争议，但只要递嬗有据，也一样为世所珍。最著名的一例，如前几年纽约苏富比的一场拍卖中，苏轼的《功甫帖》，仅两行九字，最终以八百二十二点九万美元的天价成交，折合人民币五千多万元。《功甫帖》即东坡先生写给亲密朋友郭功甫的辞别信，字数虽少，却极富神采，历代鉴藏家均对《功甫帖》评价甚高。据清人翁方纲之考，《功甫帖》乃苏轼三十六岁时所作，作品结构紧密，气完神足，充分展现了苏轼的笔墨情怀。

也许古代的书札年代过久，故增加了专家鉴别的难度，引起的争议也多，相对而言，民国时代的文人书信因去时不远，则更受藏家喜爱。就近年的书画行情来看，梁启超、胡适、周作人、郁达夫等一批民国文人的书信，其市场的成交价都远超同时期的书法大家。究其原因，首先是名人书信具有艺术和历史的双重价值，旧时文人善书者多，尺素中自有一种风雅的神情流露。再者，书信中所涉及文人间的诸多内容，较之于常用的诗词警句等书法题材，无疑更具收藏价值。

一般而言，对于名人书札的价值评定，通常的标准是：书札历史越久远，名头越厉害，内容与重大事件越有关，那么价值就越高。就近代的历史来看，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中，那批改变历史走向或是影响社会风气的文化名人，譬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一批文化名人，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后站在时代前列，对历史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属于标杆性人物，他们的书信手稿可以为那个时代提供更多的研究信息。记得在二〇〇九年春拍中，陈独秀、梁启超与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书信，曾创下七百多万元的成交高价。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徐志摩都是历史新旧交替时期于文化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他们身处历史事件的中心，许多信息都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注脚。还有就是鲁迅，这位百年来最受关注的作家，关于他的每一条新闻，都会成为热点。在二〇一三年嘉德春拍中，鲁迅一页《古小说钩沉》残稿，只有短短两行字，后来由周作人在稿纸的末端再加题了两行文字：“右为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时手稿。时在民国初元，距今已五十年矣。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知堂附记。”说明这页手稿为鲁迅真迹，随手寄给当时香港的鲍耀明。这样一来，新文化运动“双峰并峙”的“二周”，却在一页手稿上“并峙”，所以引起格外的关注是必然的。结果，此页手稿从最初的估价六十万元，一路竞拍，最终以六百九十万元的高价被藏家收入囊中，是起拍价的十倍多。鲁迅先生的书信手稿，一直是拍卖市场上吸聚众目的焦点，在两年前的一场西泠绍兴春拍中，先生的一枚一九二八年致章矛尘的信封皮，二十二万元起拍，四十二万元落槌，加佣金需

四十八点三万元了，可见市场对名家手札的追捧热度。

确实如此，随着藏家审美水平的提升以及专家学者的介入，如今，文人手稿的书法艺术性得到了重估。而艺术性以外，更重要的是，文人的书信还体现了趣味性、真实性以及极高的史料文献性。因为书信大多写给自己的亲友，是一对一的关系，它不求公开，直抒胸臆，不事雕琢，这就可能包含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容。有的书信历经大半个世纪从未披露，如今读来，还原并丰富了当时的情景，也使每一个人物或事件，更接近了他的本源。记得梁实秋先生曾写文章说，他收藏的名人尺牍必须有几条标准：用钢笔写在宣纸上的不收；太恭楷或太潦草者不收；还有“作者未归道山，即可公开发表者不收”；或是“作者已归道山，而仍不可公开发表者，亦不收”！我觉得最后两条颇有意思，如果一封书信毫无价值，或是太有价值而永远不可示人，那又有什么收藏意义呢？

由于受民国文人书法的影响，我于平素闲暇时，也尤为关注文人尺牍的收藏与鉴赏。当然，对一般的收藏爱好者来说，一线名人的书札虽好，但万众瞩目，其价格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我财力有限，则更喜欢关注一些并非炙手可热的名人手札。我以为收藏最讲究的是一个缘分，或众里寻芳，或不期而遇，幸而得之，皆有一份自在，且两情相悦，皆大欢喜。有时即便是人弃我取，又何尝不是藏玩一乐？所以，近年来由于缘分之惠顾，也使我获得了如张元济、陆澹庵、梁实秋、沈从文、平襟亚、赵景深、陈巨来、张伯驹、来楚生、陈从周、郑逸梅等一批民国文人的书信手札。在收藏上我从未有过那种在所不惜、志在必得的豪举，

人生如寄，因缘聚散和合，其实并没有多少东西是必须拥有的。

这一册《尺素风雅》，即是我近年来所写的文人书信之解读，书中小部分的书信原件属我所藏，甚至是首次公开，但更多的是来自上海档案馆以及其他几处的珍藏。过去文人的一通书札，有的书写相当随意，不署年月；有的所说之事或人，仅通信当事者所知……所以在解读过程中，不光是辨释文字，更要了解其时间的背景以及信中所谈的本事，困难自然不少。我虽勉为其难、陆陆续续地完成了三十八篇，但其中错讹之处一定在所难免，希望读者诸君能随时给予批评指谬，我一定闻过则喜，珍惜任何一次学习的机会。

一书之成，自然少不了诸多师友之助。感谢同道李晨小姐，每月按时并不止一次地催我写专栏，包容我的拖沓。说实话，若无她的鞭策，这些文章都会在我的惰性中遁逃得无影无踪，更何谈编书成册？感谢陆康先生，还有郑有慧、邢建榕、王金声、唐吉慧、吴东昆、王叔重等几位师友，此书中好多信件、图片等资料，都有赖于他们的提供和帮助。还要感谢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屈笃仕和张金辉两位编辑，没有他们的大度接纳和用心制作，此书恐仍在计划的空中摇曳。最后，要感谢语言文字专家王敏和沈阳的李景祥先生，尤其是李老先生不顾高温酷暑，在很短的时间内为我的书稿审读，提出了多条很有价值的意见，避免了不少错误出笼，让我感佩无尽……当然，要鸣谢意的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若有阙漏，还望宽容海涵为幸。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目 录

- 001 偕隐名山誓白头：郁达夫致王映霞
- 011 “三只兔子”一台戏：陈独秀致蔡元培
- 020 卅载文字因缘在：姚鹓雏致柳亚子
- 029 谊为师生情同父子：李叔同致刘质平
- 040 谁言寂寞身后事：许广平致张志让
- 049 谁知诗亦一代雄：程潜致陈巨来
- 058 忘却斜阳上土堆：周作人致鲍耀明
- 067 十年携手共艰危：鲁迅致许广平
- 076 旧学者与新文化：章太炎致易培基
- 086 雅文原自俗文生：陆澹庵致文怀沙
- 093 梅花忆我我忆梅：许姬传致黄裳
- 102 可谓工笔见心裁：叶圣陶致郑逸梅
- 110 方外知音何处寻：丰子恺致广洽法师
- 120 翰墨往还引兴狂：俞平伯致周作人
- 129 平生一面旧城东：胡适致周汝昌
- 139 一门才俊三院士：梁启超致梁思顺
- 148 “不够朋友够英雄”：黄炎培致刘质平
- 157 拓古开新不朽才：陈衡恪致刘海粟

- 164 著书自是千秋业：范烟桥致陆澹庵
- 173 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傅雷致朱人秀
- 182 诗人兴会更无前：柳亚子致陈仲弘
- 191 书坊谁不颂朱胡：朱希祖致张元济
- 200 长夜凭谁叩晓钟：许寿裳致吴国桢
- 210 鸡黍共君情似昨：张元济致瞿良士
- 217 惊倒扬州郑板桥：白蕉致姚鹓雏
- 224 幸有银翘解毒丸：杨宪益致金兆梓
- 232 书屋而今号励耘：陈垣致李书华
- 241 铜山非富富琅函：刘承幹致叶景葵
- 249 不留老眼看沧桑：庄蕴宽致陆稼轩
- 256 才情学识谁兼具：钱锺书致王元化
- 265 冰雪聪明芙蓉色：吕碧城致叶恭绰
- 273 十年教诲沐东风：梁思成致舒新城
- 281 抽得闲身愧作师：蒋吟秋致郑逸梅
- 289 铜瓶纸帐老因缘：郑逸梅致陈左高
- 296 人生适意唯疏放：梁实秋致刘白如
- 304 半世成名“牛奶路”：赵景深致杨润华
- 312 浮沉只作倦云归：张伯驹致张牧石
- 322 著书老去为抒情：沈从文致李恺玲

偕隐名山誓白头：郁达夫致王映霞

民国文人书信，近些年来颇受关注，尤其在书画拍卖市场上，更是异军突起，连创佳绩。如多年前的一次嘉德秋拍上，陈独秀和李大钊的书札先后拍出了二百三十万和四百一十四万元的高价，而鲁迅先生一九三四年致陶亢德的一封信，则以六百五十五万元的天价成交。

就近年的书画行情来看，如梁启超、周作人、胡适、郁达夫等一批民国文人的书信，其成交价都远超同期的书法大家。究其原因，首先是名人书信具有艺术和历史的双重价值，再者，书信中所涉及的诸多内容较之于通常书法题材的诗词警句，无疑更具收藏价值。我写的这一组“文人书札”专题，就先从郁达夫的情书说起。

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恋，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是轰动文坛的一大新闻。中国传统的经典题材，所谓“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在郁、王这里上演了一场“真人版”。那时的郁达夫，已是留日归来闻名文坛的名作家，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名震一时。王映霞年方十九，爱好文学，在校时就读过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的小说。她毕业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知书达礼，妩媚动人。说她是“校花”显然不足以涵

盖她的美，而当时王映霞已有“杭州第一美人”之誉，可见她魅力所射之处，谁人能挡？难怪郁达夫一见惊艳，之后便魂魄全丢了。

很多年以前，我读过一本《郁达夫外传》的薄册子，作者孙百刚，郁达夫的留日同窗。要说起来，若是没有孙百刚，郁达夫与王映霞是否还会有这一段“惊世之恋”，就真的难说了。

上海淮海中路近马当路处，有一条石库门弄堂叫“尚贤坊”，此弄南临淮海路，东西贯穿了马当路和淡水路，距今也有九十多年的历史，近几年正在动迁改建，一大半似乎已被拆除。我每每路经此处，总要想起郁达夫。因为，一九二七年的一月十四日上午，郁达夫正是在尚贤坊孙百刚的家，偶遇了也借住在此的王映霞，从此，达夫的心“被她搅乱了”……

那一天，郁达夫似乎兴致极高，也十分殷勤。闲聊过后，本来孙百刚想尽地主之谊，留达夫午饭的，但郁达夫却执意要请孙百刚夫妇和王映霞外面吃，并很快叫来了小汽车，直达南京路的新雅饭店。孙百刚回忆说，那顿午饭，酒菜颇为丰盛，大家痛饮了一场，尤其是郁达夫特别高兴，竟喝得有些醉意了。

第一次的相见，孙百刚其实还不知郁达夫“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心思，而郁达夫，仅仅只是这一次的初见，就马上对王映霞产生了爱意。当天的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从光华出来，就上法界尚贤坊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

也在那里忆我？”

文人相爱，总是那样的不可救药。郁达夫是一个才情横溢、感情充沛的文人，同时他又具有诗酒风流、放浪形骸的性格。虽说王映霞魅力四射，叫男人难以抵挡；然而一旦被郁达夫热烈爱上的女人，在他强大的求爱攻势下，要想抵挡挣脱，也是十分困难的事。

第一次偶遇后，翌日晚上，郁达夫又去了尚贤坊孙百刚家里，再邀孙百刚夫妇和王映霞到天韵楼游玩，后又到四马路豫丰泰酒馆痛饮了一番。“一回生，二回熟。”席间，王映霞热情地为郁达夫斟酒斟茶，使郁感到“真快乐极了”。当晚，他又在日记中写道：“王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日日去看她。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

就这样，那几天郁达夫几乎天天往孙百刚家里跑，正所谓“出门无至友，动即到君家”，吃饭、喝酒、看电影、听戏、逛公园等等，郁达夫每天变着花样地邀约。当孙百刚察觉到郁达夫的“醉翁之意”后，曾极力反对。毕竟，他认为郁达夫是一个有家室儿女的人，不应该再有此念。但郁达夫此时已被热恋冲昏了头脑，哪还听得进什么忠告？他向孙百刚“摊牌”，欲求老同学帮忙“撮合”，但孙不仅拒绝合作还处处为难捉弄他，譬如为王映霞介绍男朋友章克标，想借此摆脱郁达夫。不成后又每当郁达夫来找时，就将王映霞藏起来，诳说王去逛公园了，或说王映霞回杭州了。反正郁达夫几次被弄得要哭，发誓再也不去尚贤坊了，只得单枪匹马到王映霞任职的坤范女校去等候，并不断写信去“感化”……当然，经过一年的苦苦追求，密集

創 造 社 出 版 部 用 箋

映霞：今天決定的事情，請你不要再變更
了。你的補遺，我多為你設法向國家去
借，你決定入校之時，希望你再來到
這社一次，我們還可以仔細談談。附
上海票的信一封，你去入校，就面交他。
或者有些費用可以免除，要他免除
了，也如省幾圓錢。你無論如何，在
入校之時，當來看我一次，噢，別忘了。

上海寶山路三里德

三月九日
晚上

的情书“轰炸”，至一九二八年的一月，尽管这一年中王映霞多次有犹豫，恋情的发展也时有反复，但最终，郁达夫还是成功地“抱得美人归”！

郁达夫一生致王映霞书信当然很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达夫书简》共收录了九十四封，可能目前收存的就这些了。可这批书信，在抗战时曾被居住在湖南汉寿的王映霞所遗失，恰巧有位粤汉铁路局的燕孟晋先生，一九三九年某日于铁路局附近见有人在焚烧一些废纸之类的东西，他发现写有“王映霞”“郁达夫”字样的一批信件，因这位燕先生颇爱文学，知道郁达夫的文名，于是便将这批书信抢救保存下来，从而也使得这批珍贵的史料得以重现于读者眼前。

在九十四封的“达夫书简”中，一半以上是写于郁、王相识的第一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而且几乎全部集中在上半年。可见追女友之初，情书作用之巨大。如图的这页信札也是，写于一九二七年的三月九日：

映霞：

今天决定的事情，请你不要再变更了。你的铺盖，我当为你设法向周家去借，你决定入校之先，希望你再来创造社一次，我们还可以仔细谈谈。附上海粟的信一封，你去入校，就面交他。或者有些费用可以免除，要他免除了，也好省几个钱。你无论如何，在入校之先，当来看我一次，噢，别忘了。

达夫 三月九日晚上

信中所说的，大概是想让王映霞也搬出尚贤坊。另，王表示想读上海美专，郁达夫给刘海粟写一封介绍信。

这一阶段的郁达夫，几乎天天写信，其实也天天见面。就是白天到学校去等她，然后约出来逛一圈，吃个饭，亲个嘴，晚上回家则又开始写信了。文人谈恋爱，就是忙写信。鲁迅、梁实秋都有类似故事。当然，郁达夫还要写诗。他在三天前的一封信中，为了博佳人一粲，就随手作了两首诗：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
为君先买五湖舟。

笼鹅家世旧门庭，鸦凤追随自惭形。欲撰西泠才女传，
苦无椽笔写兰亭。

郁达夫诗才极高，倚马可待完全没有问题。这两首被郁达夫附在信末称“写给你笑笑”的情诗，由于“屡经著录”，后来很有知名度。第一首郁达夫表示要效仿范蠡西施，隐居名山泛舟五湖，以求白头到老；第二首则用“王羲之爱鹅”之典，借喻王的家世。因为王映霞的外祖王二南先生乃江南名士，南社社员，郁达夫去杭州拜访时颇有共同语言，曾获老人认可，此也为“郁王之恋”的成功奠定了一定基础。

相对于书法作品而言，书信诗稿之类，更见随意性。由于作者书写时，也许并没有想到要拿出来发表，于是在用笔、章法乃至措辞上，都不会刻意经营，但也正因为此，反而显示出

作者的真性情，也更接近书法的本源。试想我们古人的经典名帖，传世的不都是信札手稿么？当然，郁达夫并不是我们今天概念中的书法家，他只是一个文人。而且他的“文人字”，在文人中也算是比较另类的，字势欹侧，线条瘦削，笔画因书写随意而时有交叉，施蛰存先生曾评价说他的字“充分表现了他那落魄文人不衫不履的风度，观其字，如见其人”。的确，郁达夫一生命运多舛，孤傲不羁，他三岁丧父，由于家贫母亲还将年幼的姐姐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七岁郁达夫入亲友的私塾受启蒙，后学诗，有“九岁题诗四座惊”之经历。至于书法，郁达夫自己说没怎么下过苦功，后又随哥哥去了日本，所以手里总是捏着铅笔和钢笔的时间多。话虽是这么说，但郁达夫毕竟还是读过好几年私塾的传统文人，书法自有他的童子功，我看他早年的几幅题字就很有韵味，譬如在一九一九年夏，为了让他未婚妻孙荃临摹而特以楷书所写的一封信，就是非常规整而见法度的。日后随着性格的衍变，他的身上乃至作品中，似乎皆带有一点落魄文人那种颓废的情绪。尽管他的字不修边幅，着墨也不多，但个中的劲挺坚毅，仍可以窥出。孙百刚在回忆录中就说，达夫的内心就潜藏着一种刚毅、落寞和孤愤的性格。这个我们从他的字里行间，或者就从他死追王映霞的故事中，也是能看出一二来的。

“郁王之恋”的浪漫故事，从轰轰烈烈开始，到如愿以偿终成眷属，确实吸引了当时众多艳羡的眼球，柳亚子还以“富春江上神仙侣”赞之。但他们终因性格的关系，郁达夫怀疑王映霞出轨，而未能做到“偕隐名山誓白头”，婚姻走过了第

十二年之后则以凄凄戚戚收场。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都喜欢“大团圆”。“才子佳人”的爱情，开局再不顺，结局圆满就算圆满；反之，若开局再美好，结局不美满终究是缺憾。所以，郁达夫的人生，注定就是一个悲剧的人生。